

T5760/4738(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540 EAST 57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DEC 8 1933

蝴蝶媒卷之四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鳳甲

眾佳人共賞荷花

詞曰誰有奇才天忍負試看三君把臂青雲路
宴罷瓊林嘶馬去六宮紛黛爭相顧
日暮歸來香滿袖夢裡佳人在花開處
急整歸裝休更佳相思莫把佳期誤

右調蝶戀花

南岳道人編

青谿醉客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話說華刺史見三個女婿的詩句驚人料必高捷專望揭曉到了二十二日那龍虎榜高掛出果然蔣青霞等三人都中了又在一連就像華家

拓女婿的一般。一毫不顛倒頭一名是蔣巖。第二名是張平。第三名顧成龍。眾報子一齊報到華刺史寓中來。華刺史夫婦滿心歡喜。替他打發了報子。然後向蔣青岩、張澄江、顧耀仙三人恭喜。他三人也覺平常。及至殿試。他三人又中了鼎日。蔣青岩是狀元。張澄江榜眼。顧耀仙探花。次日同赴瓊林大宴。那隋文帝看見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耀仙三人。才品超群。年紀都不上二十歲。心中大喜。深慶得人。勅諭身宮太監打掃六宮街道。候他三人宴罷。走馬遊宮。這日該楊素壓班陪宴。因楊素病體未愈。是宮相代他宴上的筵席。比往年一倍整齊。蔣青岩和張顧三人宴罷。一齊宮地插帽。紫袍掛體。乘了駿馬。前面綉仗紅旗迎道。遊宮那六宮的宮娥綵女看見三人。美如冠玉。風流年少。無不思量羨慕。三人遊宮已畢。謝恩出

朝又去游街。那長安街上看迎狀元的人。如山似海。都道華刺史怎這般大的福分。就得了這樣三個女婿。一路兒中了三個鼎甲。真是從古以來未有之事。人、驚羨。个、稱奇。一時傳作美談。這蔣青岩、張澄江、顧耀三家。向日的門生故吏。年家世好。久不往來的。及京中大小文武官僚紛紛的到華家下處來慶賀。把華刺史的下處弄得就像吏部的衙門。連那臧冢案此時也來送賀禮。蔣青岩等三人遊街已畢。少不得去謝主考官。與吏部及楊素各大臣。那楊素病未及相見。臧冢宰相愧推故不會。口見過主考官和宰相及其餘大小文武。然後去拜謝李半仙、李半仙迎。入拍手笑道。何如何如。老拙的眼睛何曾看錯。三人向李半仙作了揖。齊說道。先生真神人也。雖麻衣鬼谷。何以過之。容當厚報。半仙又看着蔣青岩

道狀元你的氣色。十日內又有一件喜事到了。蔣青岩道還有甚喜事。不過和官而已。李牛仙道。不是不是這種氣色。主有婚姻之喜。蔣青岩笑道。這件事只恐先生相差了。學生的婚事。極早也還有幾月。李牛仙道。不差。自有應驗。張澄江顧躍仙二人聽了。也覺不信。又談了一會。方纔回去。不數日。蔣青岩授了翰林修撰。張澄江顧躍仙同授了編修之職。一齊到任。好生榮耀。他三人只得聽從。却說那楊素。一日病体稍愈。偶看殿試錄。他再緩幾日。他三人只得聽從。却說那楊素。一日病体稍愈。偶看殿試錄。見三個鼎甲的姓名。想道。這三人的姓名。我像在那里聽得。却一時記憶不真。恰好李牛仙在跟前。因問道。李丈。這三個鼎甲的姓名。你一向可曾聽得人說麼。牛仙笑道。一老令公。真是貴人多忘。那狀元的娘子。到在令公

府中不多時候。令公到就忘了。楊素聞言。驚道。原來就是華柔王的丈夫。李牛仙道。那榜眼探花。總是華刺史的第二第三個女婿。楊素聽了。默然無言。又驚又悔。心中想道。我當時只道是華刺史冒名。却聘誰知當真是他的女婿。那蔣青岩不中。还可于今。恰又中了狀元。與我同朝。我雖是他前輩。元勳。他一時無計。奈我何。異日却怎好與他相見。萬一天子得知。亦非美名。我今若要將柔王。還他將來。要再尋一個柔王。却又難得。若不還他。又覺不便。且柔王自入我府中。我因臥病。並不會幸他。一幸又道。一不做二不休。我怎肯到手的佳人。又送與他。不如尋一件事。將他遠外調。以滅其口。又想道。他初中狀元。料無甚過。恐可尋于今。夫下太平。又無甚邊防。要緊左思右想。沒个決斷。李牛仙在旁。看見楊素的神情。料是為柔

王一事不好處治也。想道：我若將真話向他說了，他又恨蔣狀元和華刺史，且那假柔王的相貌不凡，又是大家子女，况他年老，我何不從旁贊助幾句，勸他送還華家，待却女子去尋一個年貌相當的嫁了，也不孤負他的青春也。美我老年的一件功德。因問道：那華柔王可在左右麼？楊素道：聽說他偶有小病，我今日不曾要他服事。李文你問他做甚麼？李半仙道：在下恐他在此聽得蔣青岩中狀元心下又要感傷，哩楊素酸了，沉吟半晌道：老丈我有一言與你商議，不知那一着妥當，便將自己心下道問。躊躇未說的一節話，尚李半仙細說一遍。李半仙道：還是將華柔王送還他，為是令公位極人臣，何求不遂，那在這一個女子，且那蔣狀元的相貌在下看，他將來也是個大位。令公若肯還他，不但他一人感令公大恩，天

下人都服令公的仁德。在下的愚見如此，聽憑上裁。楊素聞言，將頭點了幾點，向旁邊一個侍兒道：你去看那華柔王，可走動得？若能走動，可與他出來，我有話問他。侍兒領命，忙走到碧烟房中，說道：姐姐，令公公問你走動得時，叫你出去有話問你哩。這碧烟原非真病，只因聽得蔣青岩中了狀元，心中十分歡喜，要想個脫身之計，故此托病在房。細思想，忽聞楊素喚他，只得和那侍兒一同來到楊素榻前。楊素見碧烟到了，問道：聞你有病，可曾好些？碧烟道：賤妾偶觸風寒，今已小愈。楊素將一雙眼定定的看了碧烟半晌，說道：你可曉得你丈夫中狀元麼？碧烟不知此問，是好是歹，不敢答應。李半仙恐怕碧烟一時沒主意，言語與他不合，連忙在旁說道：你丈夫蔣青岩中了狀元，你可曉得麼？碧烟會意，方纔答應道：賤

妾不知。但他才堪三佐。學貫古今。日得中狀元。也不負他生平大志。說罷。淚流滿面。楊素見碧烟的光景。料是思歸之意。故意怒道。你這妮子。怎敢在我跟前作此苦態。敢是還思想去。跟隨那蔣生麼。碧烟道。老爺請息。雷霆賤妾。素聞老爺功蓋天下。名震四方。秉日月之明。行聖賢之事。以義教天下。得新忘故。賤妾不敢為也。那蔣生雖與賤妾未遂伉儷之歡。實又有百年之約。向因老爺過求醜陋。不得已割捨前來。臨別之時。他對天發誓。道他終身不娶他。今日雖中狀元。難免絕嗣之恨。這節事都是賤妾累他。賤妾為此不覺傷心。求老爺原察。楊素聽碧烟這一段話。說得十分直捷。十分可憫。料非虛語。因轉嗔作喜。道。我姑試你。既有念故之心。我豈肯作奪婚之事。你可以在此間。我即刻差人將你送還你父母。待你仍舊

去。蔣生完你這段姻緣。你却不可忘我。碧烟聞言。忙雙膝跪下。向楊素拜謝。道。若得既發仁慈。賤妾比之。自當朝夕頂禮。以祝千秋。安敢有忘大恩。楊素隨即分付左右。備小轎一乘。派差官一員。送碧烟回華刺史寓所去。不一會。傳轎已齊。脩碧烟重來叩謝楊素。仍舊是李半仙領他到二門外上轎。那差官騎馬相隨。同往華刺史寓中來。行不半晌。早已到了這日。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都進過衙門。回得甚早。正在寓所。和華刺史商量告假之事。忽見門沒進來。真道楊公公差官送回小姐來。華刺史聞言。驚道。那楊老兒却送甚麼小姐到來。蔣青岩聽得。料必是碧烟用計脫身回來。忙向華刺史附耳低言道。岳父不必驚訝。這一定是送碧烟還我。于今岳父須還與我。認作是蔡玉小姐。不可令那差官看破。其中有个

緣故待那差官去後小塔目富奉告華刺史聽說故意向那門後道小姐在那里快請進來一邊說一邊自己走到外面相迎掀開轎簾果然是碧烟華刺史迎住一同來到廳上華刺史問道我兒你怎生不在公府中却又回來為甚緣故碧烟道追楊公公因聞蔣郎中了狀元不便相留特遣孩兒回來仍歸蔣郎別無緣故華刺史道既然如此可喜可喜你快進去見你母親待我與那差官相會說罷碧烟進裡面去了此時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因恐那差官看破都避過一邊華刺史分付衙役請差官相會那差官走進所來望上便要行禮華刺史忙扯起說道有勞足下了敢煩足下回去稟覆公公說老夫明日同蔣狀元來登謝又賞那差官二十兩銀子那差官去了華刺史從新請過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

來笑道小人世界不可一日無功名富貴那楊老兒認真碧烟是家玉小女見青岩賢婿中了狀元他便恭恭敬敬將碧烟送回來較向日的舉止豈非天壤但碧烟這女子是我們的恩人且又生得容貌不凡我們將來須要替他尋一個快婿以報其德張澄江和顧躍仙都答道極該極該只有蔣青岩默無言華刺史見蔣青岩的神情不知為甚想道他這緣說那碧烟回來其中有个緣故我問我問他看是甚麼緣故因問蔣青岩道小塔方纔沉吟也正為這緣故岳父倘不見責小塔方敢稟知華刺史道翁婿至親有甚話不可自說蔣青岩欲說又止華刺史再三諮問蔣青岩巖然後纔說道那柳碧烟當初與小塔邂逅之時他本意實屬小塔小塔

再三將至情告他。方肯勉就然向婿之心終不肯轉。及到舟中。他又與小婿定盟說誓。欲重圖劍合情願與小婿做个側室。小婿感其真誠。各題詩一首。相換為質。不料果有今日。華刺史聞言道。此事極好。正是天從人願。莫道是做側室。便要做大正。小女也該讓他老夫向日和三个小女。若不得此人。焉有今日。知恩不報。有約不完。豈可謂之人乎。此事在小女聞之。亦當欣喜。賢婿寬心。待回到故鄉之日。老夫當與賢婿主婚。以完前約。張澄江和顧躍仙聽得這節事。心中都想道。蔣青岩好大福分。便得了两个絕代佳人。兩人十分羨慕。華刺史隨即走進裡面來。向華夫人說知。華夫人也毫不阻撓。碧烟聽得滿心歡喜。華夫人當下分付家中大小。都稱碧烟做碧娘。且碧烟性極溫柔。謹慎。華夫人十分愛他。待如親女。華刺史又

向蔣青巖討當日定盟的詩看。蔣青岩向身邊取出。遞與華刺史。華刺史看罷。贊道。此女德色才三事俱全。難得難得。小女向幸得此益友。張澄江和顧躍仙亦從中稱羨。大家坐了多時。又遇李半仙到來。道及揚素送還碧烟之故。華刺史翁婿都齊謝他贊助之德。又將碧烟向日亦曾與蔣青巖訂盟的話與他說知。李半仙笑道。蔣先生十日內的喜事也應了。蔣青巖驚道。正是。正是。先生何以神驗至此。又大家閒話一回。李半仙作別去了。他翁婿四人同吃過午飯。分付門上人道。凡有來拜謁的官府。都回道。出門赴席。不必通報。止將門簿開記明白。待遲日回拜。便了。把門人領命而去。他三人却同到書房內。商議乞假的本稿。抵暮本已修完。連夜喚寫木人到寓所。始式寫了。次日五更三點。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

齊捧了本章。同進朝房候文帝登殿朝見已畢。三人一齊將本章呈到文帝御前。文帝看了。當面批允。三人一同謝恩。出朝回到寓所。蔣青岩和華刺史同去謝了楊素。又同張澄江顧躍仙到吏禮兩部去討詔命。封贈到兵部去討勘合。忙了幾日。諸事完備。此時正是五月望後。看定起身吉日。是本月廿四日。那些在京及同衙門各官。或公餞或私餞。又忙了四五日。早已是廿一日了。蔣青岩等三人。具一副千金的厚禮來謝李半仙。李半仙這日正在家中。見他三人到來。忙迎入中堂。叙禮已畢。三家的院子。齊將禮單禮物呈上。李半仙再三推却。道三位貴人在此。老拙全無杯水之敬。反承厚惠。何以克當。蔣青岩道。學生輩三人。蒙先生周旋。炤拂感德良深。此項之敬。聊表微忱。異日再當圖報。望先生莞存。李半仙道。這盛儀

斷不敢領。老拙實非故意推却。另有一言奉懇。倘一貴人見允。這便是萬金之惠了。但不知三位貴人。能慨然否。蔣青岩等三人齊道。先生但說自當領教。李半仙道。老拙本一貧窮術士。蒙越公青目。年來衣食頗豐。却也不曾倚勢借權。做一毫昧心害理之事。只因命相孤獨。年已六十。無一男半女。那越公雖待我不薄。奈他年壽無多。冰山易倒。未可久留。老拙覓得一異人。傳授養生秘訣。頗有效驗。意欲覓一片清淨之地。結一茅庵。以終餘年。近聞令岳老先生。隱居之處。遠絕塵囂。倘得三位貴人。為老拙覓得一椽感當。不盡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答道。聽先生之言。真是達人此事。最妙。何不就此同行。李半仙道。楊越公處一時未塵。却辭既蒙台允。稍遲數月。定當相訪。蔣青岩等三人坐了一會。一齊起身。打從旧日

飯店門首經過又將五十兩銀子賞那店主人謝他當日指引之功然後回寓將李牛仙遶線所懇之事說與華刺史華刺史道此事甚易且老夫久有出世之念若得此人相伴真是快事待他異日到我山中之時自有道理說罷各去料理行事到了廿四日五鼓華刺史和三位翰林女壻一齊起馬那職事之盛比一切京官不同張澄江顧躍仙兩人轎前都是的對金字牌一對是欽假省親一對是欽賜歸娶只有蔣青岩轎前少一對省親的御蔣青岩看了想起自己的父母不覺悽然又轉想道這等功名也不是我父母快心之事不說這里榮歸且說柔玉掌珠步蓮三位小姐在家聞華刺史之事已無恙了又聞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同在京中應試料他三人學優才大自然高發三位小姐十分歡喜一日柔玉小

姐對韓香道我們久不到園中去游賞今日天氣困人你快同絳雪去看園中可有甚花兒開得好時來約我去看。以消困倦韓香聞言忙拉了絳雪同去開了後門到園中去了。去不多時兩人笑嘻嘻各摘了兩袖杏子走將來向柔玉小姐道園中此景甚好那池內的荷花開得比往年更甚中間一順三色三枝開得有團扇般大小小姐快去看了柔玉小姐道你可去約了二小姐三小姐同去正說間只見掌珠步蓮二位小姐來了。柔玉小姐道來得好我正要來相約同到園中去看荷花掌珠步蓮齊答道我們也為日長難遣要和姐同去游賞一游賞既然如此即便同行柔玉小姐分付絳雪鎖上房門姊妹三人隨身三個丫鬟連韓香共是七人一路兒來到園中同到荷花池畔賞荷亭上來。看那荷花比往年更盛中

間一順三枝正中是一枝青蓮左邊是一枝大紅右邊是一枝錦邊比群
花高一尺。大一圍香氣氤氳柔玉姊妹三人看了驚訝不已韓香在旁笑
道這花依賤妾看來定是三位姑爺的佳兆此時想已真羅浮池矣三位
小姐聞言不語韓香又道三位小姐可記得去年賞牡丹的時候轉眼間
便是一年多了花兒已都開遍柔玉小姐不覺嘆道人生幾何時都被這
花兒艸兒催老也有情人能不愧然韓香也長嘆道小姐你此後見了這
為兒艸兒都是歡容笑口只有俺韓香此後見這花兒艸兒都是淚眼愁
眉柔玉小姐道韓姐你且自寬心天下事未可逆料說話之間忽見我不
了頭養娘飛奔而來不知為甚緣故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青谿醉客曰人世間功名富貴在達人眼裡如露如電布衣脚履

切平等。若小人見識炎涼又似不可小此所以楊素之還碧烟只為
狀元二字在胸中耳。又曰李牛仙成人之美而不受其功豪傑豪傑
將生視功名如艸芥得一狀元而不移其志是何等眼界何等見地

第十四回

泥金報三捷臨門

縮春樓雙珠入手

詞曰。正有蓮花端泥金報已來蒼天真不負多才。況道榮歸指日雀屏
開。皓月窺鸞鏡秋風走鳳臺。雙携神女夢中猜。分付淒涼都去別

安排

右調南柯子

話說三位小姐同韓香眾人忽見養娘們飛奔前來不知是為甚事情
要問時。幾了頭養娘跑得氣喘吁吁的。向三位小姐說道恭喜三位小姐

三位姑爺都高運了。韓香笑道：想是都高中了。養娘們道：正是。正是。大姑爺中了狀元，二姑爺中了榜眼，三姑爺中了探花，都做了翰林，指日榮歸。三位姑爺家都抄有泥金報差人在外，替三位小姐報喜哩。這三位小姐聞言，不覺喜形于色。掌珠步連兩個小姐向柔玉小姐道：姐，恭喜將家哥，中了狀元。柔玉小姐道：二位妹，的喜也與我一樣。韓香道：三位小姐，于今都是誥命夫人了。大家帶挈俺韓香，絳雪道：韓姐，你方纔說那三枝荷花，應在三位姑爺身上，于今果然，敢是你身上有八卦麼？韓香罵道：小油嘴兒，你的好日近了，還在此說甚胡話。大家歡笑。一回，柔玉小姐分付管帳的脩酒飯，款待三家的來人，再封二十兩銀子賞他做路費。家人媳婦領命去了。三位小姐轉到中堂各歡喜回房。柔玉小姐坐在房中。

想像蔣青巖在京得意的光景，及他兩人當日的情兒，做了一個詞兒道：

花前忽地傳消息，聽說罷，歡心醉。瓊林宴撤玉，驄嘶天子門生及策。依稀想像紫袍金帶，千里渾如對。愁腸盡付東流去，往日事，他應記。琵琶樓下夜沉沉，更有新詩申意。菱花鏡裡容顏，仍舊從此相思。遂。

右調御街行

柔玉小姐將這首詞兒寫了，拏在手中，自吟自咏了一回。又過一邊，拉了韓香同去尋兩個妹子下棋。從此姊妹三人同看韓香，或下棋，或賦詩，或品香，聞茗，終日歡聚，把一向的愁都化成冰雪。按下不題，却說華刺史夫婦同三個女婿，一路上軒昂，逢府過縣的官兒都來迎接，送下器，請酒換夫馬，好生興頭。一日到了揚州，蔣青巖恐怕耽誤了時日，分付船家

不要聲張。將船悄悄過了揚州。並不令袁太守知道。直到六月下旬。纔到杭州。那杭州的大小官員都來接見。過了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都要留華刺史盤桓幾日。華刺史道。賢婿們榮歸。少不得要謁廟祭祖。各官來拜賀。及暨旗送扁。一切事務煩冗。料沒工夫。盤桓且老夫出門日久。小女們在家懸望。待三位公事完畢。到寒舍之日。那時盤桓的日子正多。老夫明早定要渡江。蔣青岩道。既然岳父不肯少住。小婿也不敢強留。但明日渡江。必須換船。岳父岳母。今夜何不移到舍下。艸榻一宵。明早起身。未遲。華刺史道。這却使得老夫正有一言要與賢婿商議。那柳碧烟本當就此送歸。貧婿念他與老夫有恩。老夫意欲帶他同到寒舍。待小女完婚之日。一同花燭。以見老夫報德之意。不知賢婿意下如何。蔣青岩道。岳父之

言最是。世間從無先妾後妻之禮。張澄江和顧躍仙也道。華刺史此舉極妥。當日華刺史將行李搬到蔣青岩宅中。張澄江和顧躍仙各自先入城去。看過母親。從新到湖上來陪華刺史夜飲。酒中間蔣青岩等三人同問道。敢請岳父不知小婿們該在何時到府。求岳父見教。華刺史道。服下天氣炎熱。路上難行。八月初旬相候。便下此番。賢婿們若到山中。竟到小園居住。不必更尋下處。三人應諾。直飲到三更方止。次日早華刺史起身渡江。三個女婿全副職事。三乘大轎。送華刺史夫婦上了渡船。作別而回。各自去料理公事。不題。却說華刺史夫婦。行不數日。到了家中。三位小姐接住。悲喜交集。一家大小歡喜非常。三位小姐拜見已畢。華夫人背後走過一位美人來。向三位小姐見禮。三位小姐一齊驚訝。不知這美人是誰。只

道是華刺史新討的姬妾。三位小姐同看着華夫人。不知該怎生行。禮華夫人會意說道。孩兒這是你我的恩人。柳碧烟行賓客之禮便了。三位小姐依言。和碧烟平拜了幾拜。韓香也來見。禮華夫人向三個女兒笑道。孩兒恭喜。你們是三位誥命夫人了。說罷。又扯柔玉小姐到一邊。將碧烟代他到楊素府中作侍兒。解了一家禍事。後來楊素因蔣青岩中了狀元。將碧烟送還。及向日碧烟在舟中。曾與蔣青岩訂盟。情願為妾的一節。話向柔玉小姐細述一遍。柔玉小姐喜道。原來向日托名救我們的。便是此人。他與我家有這等大恩。孩兒禮讓他為正。但不知他多少年紀了。華夫人道。他與你同庚。小你兩月。柔玉小姐道。如此是孩兒的妹子行了。華夫人又措着柔玉小姐向碧烟道。這是我柔玉孩兒。你和他兩人極皆親熱。從

此你兩人便同房歇宿罷。碧烟聞言。從新向柔玉小姐一拜。禮畢。無狀望小姐寬容。柔玉小姐忙答拜道。妾受妹大恩。恨無以報。何出此言。韓香在旁。看着碧烟和三位小姐。容顏爭美。宛如一。所生心下想道。將官人好造化也。既中了狀元。又得了這樣一妻一妾。真个盡人間美事。當夜碧烟果同柔玉小姐一房安歇。柔玉小姐和碧烟坐在燈下。細問其根源。方知碧烟是執金吾的小姐。又見他言語有鼻。舉止端雅。心下甚是愛他。敬他。碧烟因向日在舟中。曾聞蔣青岩道。柔玉小姐之才。今見房中。奇書滿架。卷軸成堆。想青岩所言不差。因問道。妾聞小姐學向班女。才過文姬。今幸得侍左右。敢求佳。見教一二。柔玉小姐道。閣中人偶識數字。絕無佳作。可現。想多吟咏。幸以教我。彼此。一會忽見韓香

走來見他二人彼此要請教。笑道：「小姐你也瞞不得碧娘，碧娘也瞞不得你。終以是要看見的小姐，何不先擊出幾首來與碧娘看？碧娘自然要擊出來。」與小姐看。柔玉小姐道：「是無甚著作。止有前日贈你彈琵琶的四首，還有稿待我取來請教便了。」說着便起身去取來，痛哭與碧娘。碧娘展看一回，連聲贊嘆道：「詩既清新，字復勁秀，真女中曹劉也。賤妾當此面事之矣。」韓香道：「碧娘你此時却推托不去了。」快將詩來。碧娘笑道：「俗語云：『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但我無囊篋，偶作一二首，都忘却了。只有掃雪詩二首，還記得待妾寫出請小姐塗抹。』」韓香便去取了一張箋紙，遞與碧娘。碧娘接在手中，拈起筆來，中風懸腕，將兩首掃雪詩寫了。雙手遞與柔玉小姐。觀看柔玉小姐細看那詩意，悽然字法，嫵媚十分，敬服道：「妹，此詩語意

情深，恠人心目，直可與明姬出塞曲並傳。妾當遠拜下風。」彼此談至三鼓方纔就枕。從此柔玉小姐和碧烟兩人親愛非常，就如同娘共乳的一般。行坐不離，唱酬不暇，便有好茶好香，也要兩人同賞。真是閨中管鮑，太堂快友。便是那掌珠步蓮二位小姐也。和碧烟甚是親密，話休煩瑣。再說華刺史自到家中，便忙替三個女兒備辦妝奩。上自金銀翡翠，下至箱籠棹椅，器皿等項，無一件不出奇出色。獨有柔玉小姐的，是一正一付，到八月初頭，諸事已備。華刺史和夫人商議道：「我兩個老人家，單生這三個女兒，若個個都嫁出去，豈不寂寞殺了？若都要留在此間，那張家顧家還有母親料他未必依從。只有蔣家姪兒，無父母之累，一定要留他在此替我支時家事。養生送老，便是張家顧家兩個女婿，要帶女兒回去，也須要在

三年兩載如此方所華夫人道妾身也是這般見識正與老爺相合。侍他三人來特須說過在先只恐老爺不便當面講得華刺史道這也容易他女兒身邊每人只有六個了頭必得成雙纔好隨嫁夫人道妾連日也思量此事只恐此時沒處尋買便買得也未必中他三人之用我房中除了韓香其餘的五个了頭檢三个好些送與他三人便了華刺史道此說到也極妥吉期已近今日是个好日子便喚過眾丫頭來我兩人檢選檢選送與三个女兒罷夫人聞言忙喚過自己的五个丫頭來華刺史檢了生香送與柔玉小姐伴綉送與掌珠小姐紫鸞送與步蓮小姐當下着三个養娘分頭送到小姐房中去不一會那送伴綉與紫鸞去的養娘都回

來道二小姐三小姐都收了只有送生香與柔玉小姐的養娘去了半時仍舊同生香走來回覆道大小姐不收華刺史夫婦都不知女兒為甚緣故兩人商議道想是柔玉孩兒不喜生香此外却没有好的怎生處治華刺史悄悄向華夫人道不然將韓香送與他罷華夫人道這也使得只恐韓香到未必肯做隨房的丫頭待我去問他看此時韓香正在跟前華夫人便叫他過來問道大小姐吉期在迩隨嫁無人適纔將生香送與他又不要我想大小姐平日最愛你我意欲將你與他教他異日還替你尋一个好人家打發你不知你肯去否韓香聞言正合其意心中十分欢喜連忙答應道賤婢蒙老爺和夫人大恩恨無可報一向又承大小姐相愛與眾不同賤婢連日也因大小姐將嫁正難割捨亦有此心不敢稟知

翁和夫人今日既蒙分付。敢不依從。華刺史夫婦見韓香心肯。兩人甚喜。從新將韓香送與柔玉小姐。却將生香送與碧烟。柔玉小姐果然收了。且是甚喜。碧烟也收了生香出來謝了華刺史夫婦。華刺史夫婦見柔玉小姐收了韓香。方纔心安。只有韓香此時心中的欢喜更覺不同。正是

往、相思今已遂

天從人願喜非常

華刺史又出去分付院子將后園的綰春樓打掃潔淨。卻用絳紗裱窗。再整做柔玉小姐的洞房。將東書院收拾做掌珠小姐的洞房。將西邊的待月軒收拾做步蓮小姐的洞房。都是華刺史親自監着。細細收拾得像錦窩綉窟一般。剛、收拾完備。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一齊到了。這番來比前番大不相同。不但他三家的主人是翰林休統。便是那些家人院子

子一个。鮮衣駿馬。公然大叔的形狀。往時稱主人做相公。今都做老爺了。華刺史見三个女婿到了。忙請到后園一起住下。當夜大開筵宴。盡醉而散。次日華刺史因自己有事。着院子去請了這山中的幾位老友來相陪。其中有一个田能富。是這山中的老學究。為人極老成。華刺史便有前日與華夫人商議之言托他。向三个女婿說。三个女婿都一一聽從。他這日是八月初九日。華刺史擇定本月十五、十六、十七。一連三个吉日。十五日替柔玉小姐完親。十六、十七兩日替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花燭。到了十三日。華刺史夫婦帶了幾個能事的家人媳婦和養娘們同到綰春樓上。替柔玉小姐鋪房。將那樓上左邊房內鋪下兩張過磨花梨大八步床。上面一張是柔玉小姐的。橫頭一張是碧烟的。都是錦幔珠幃。綉衣

鴛枕其餘羅設之精不可言盡。華夫人又替韓香備了許多衣服釵環金枕帳褥及一切箱籠之類也。竟像嫁女一般。這日也在右邊房內鋪下兩張獨睡涼床。着他與絳雪同住。這也是華夫人見屈了韓香些。所以加厚。又且從小時愛他故與眾不同。話休說。且說十五日早間蔣青岩送進珠冠霞帔來。華刺史叫柔玉小姐拜受封誥。柔玉小姐再三讓與碧烟。碧烟不受。然後小姐纔拜受了。戴上珠冠霞帔。晚飯後華刺史和華夫人同送小姐和碧烟先進洞房。然後花燭高烧。鼓樂齊奏。迎蔣青岩進房。蔣青岩此時頭戴烏紗腰垂紫綬金帶紅袍。愈加嫵致。走上樓來。進了洞房。青岩居中。左邊是柔玉。右邊是碧烟。同坐花燭。眾人在燈燭之下。觀着他三人真像兩朵名花夾着一株玉樹。好生可羨。有詞為証。

八月佳期望十五。綰春樓上春多。天香飄渺桂酒交。兩枝花映水。一片月臨梭。及第擅郎年更少。風流才調誰過。雙珠齊入鳳窩。高寒

玉歸楚岫。鳥鵲架銀河。

右調臨仙

花燭已畢。眾人散去。將洞房門關了。蔣青岩向棹上取了一枝花燭在手。擎到柔玉小姐身邊。細細照了一照。低低說道。小姐可記得放蝴蝶的時候。小生要正看小姐的嬌。一看也不能勾。今日却和盤到手。小生好僥倖。也想那夜在粧樓上。被小姐正言見拒。不知小姐今夜還能拒小生不。柔玉小姐含笑答道。使妾無當日之拒。今日有何顏見相公乎。蔣青岩哄了一哄。又到碧烟跟前來。向碧烟道。娘子今日劍合珠還。皆娘子真誠所感。但不知向日舟中的詩句還在否。碧烟道。賤妾蒙相公大恩。訂盟一詩。謹

秘懷中說罷。果向懷中取出。交與蔣青岩。蔣青岩也向懷中取出碧烟的詩來。遞與碧烟。兩人完了公案。蔣青岩方纔轉到柔玉小姐身邊。替柔玉小姐解衣鬆扣。柔玉小姐也不十分推拒。只道柳家妹。是妾恩人。妾未可僭先。蔣青岩道。大小先后。自有定分。小姐不必過謙。蔣青岩此時情與如火。雙手抱小姐同入錦衾。成就了百年之好。正是

翡翠衾中輕折海棠新。藍鴛鴦枕上。漫飄桂蕊奇香。情濃處。任教羅襪縱橫。與至時。那管雲鬟撩亂。一個香拈沾胸帶。哄徐舒腕股。一個嬌聲話耳。含羞展腰肢。從今快夢想之懷。自此償姻緣之願。

兩人歡會已畢。蔣青岩揆定柔玉小姐睡了半晌。然後起來披衣服。走到碧烟床邊。只見碧烟和衣睡倒。蔣青岩輕去替碧烟解衣。碧烟在睡

中驚起。見是蔣青岩。不覺羞容滿面。半推半就。任蔣青岩鋪擺不一會。衣服解完。兩人同赴陽臺。蔣青岩只道碧烟兩度適人。料非完璧。不意還是處女。嬌啼宛轉。竟與柔玉小姐一樣。蔣青岩滿心歡喜。雲雨既罷。蔣青岩將碧烟抱到柔玉小姐床上。三人共枕而眠。說不盡的恩情。道不盡的美滿。只有韓香在對面房中。想着這裏的歡娛快樂。翻來覆去。不曾合眼。次日柔玉小姐和碧烟一齊起來。韓香和絳雪早打扮得花嬌柳媚。同進洞房來。服事柔玉小姐梳粧。生香也隨後。蔣青岩不知就里。見了韓香。忙一揖道。韓香姐為甚來得恁早。柔玉小姐忍不住笑道。這真是故人相會。分外親熱。相公從此不要稱姐了。他于今已做隨房。只要相公另眼相看。便勾了蔣青岩驚訝道。可是當真麼。柔玉小姐道。怎麼不真。蔣青岩道。世

間不信有許多天從人願之事。小生自然另眼看他。只要小姐也與小生同心。柔玉小姐道：妾與他分雖上下，情好最深。今日得做隨房，寔遂其願。蔣青心中又添一喜。柔玉小姐當下對韓香道：你此後不必同絳雪、生香一起來服事。無人處，你不妨與我同坐。待遲些自有道理。韓香聞言，忙向小姐拜謝。又向蔣青行了上下之禮。然後小姐和碧烟一齊梳洗。絳雪、生香兩邊服事。蔣青却悄悄立在錦慢之內，掣出小姐和碧烟兩個的喜帕來，細看那帕上的腥紅。柔玉小姐和碧烟都在鏡中瞥見，一齊走來奪去收了。蔣青若哄了一回，忽然想起柔玉小姐當時贈他的明珠金釧，而今好去取來替小姐助粧。連忙走去取了珠釧，送與柔玉小姐道：此小姐向日所贈小生戴在身邊，相伴許久，今日當奉還了。柔玉小姐道：些微之贈，不意相公珍重如此。當下仍將金釧帶在手中，將明珠贈與碧烟。從此柔玉小姐和碧烟也不分房。夫婦妻妾三人及韓香如魚得水，正是：
恩情自信人間少，
歡樂應知天上無。

十六十七兩日，是掌珠步蓮二位小姐花燭之期。那兩個洞房也是一般整齊，那二位小姐也是珠冠霞帔，一樣風光。成親之後，夫婦也是一般恩愛。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十分感激蔣青。韓香、賸衿三人比向時更覺綢繆姊妹三個較往常愈加親熱。華刺史和華夫人都十分快意，却嘆光陰易過，轉眼就是滿月。華刺史設了極盛的筵席，內外歡飲。如此三日，這山中遠近人都來慶賀。一日，諸事打發完了，上下清閒。華刺史同三個女婿在廳上談笑。華夫人也同三個女兒及碧烟五人在內堂閒話。華夫人

偶然題起往事。說到蔣青岩。在蘇州被騙一節。大家哄了一回。柔玉小姐道。這件真事。孩兒曾聽得些影響。却不知其詳。原來是如此。這也算得一種奇聞。華夫人笑道。蔣大官在揚州所遇的事。還奇哩。想必他對你說過了。柔玉小姐道。他在揚州。又遇甚奇事。他並不會向孩兒說。華夫人便將蔣青岩在揚州遇着揚州的袁太守。愛他的人品。要將女兒招他。蔣青岩再三不肯。被他誘去。將酒灌醉。強招他到女兒房中去。蔣青岩勢不由已。勉強依從了。却不會成親的詳細。對柔玉小姐說了一遍。柔玉小姐驚訝道。這節事果然又奇。孩兒全然不知。到虧他有見識。依允了。那太守不然一個孤客。那太守即不忍下手。他萬一留他在衙中。豈不誤了京中的大事。安得有今日之聚。華夫人聽柔玉小姐的話。與他老夫婦當日的。一般。絕無忌如石悅之意。不覺贊道。我兒你真不賢良。我當日與你父親在京。聽得此事。也是這般見識。若是人家那不想情理太子。只道他薄倖。停婚再聘了。我想蔣大官至今不對你說的意思。也多應為此。柔玉小姐道。這有何妨。他既與袁太守約定在此。若親之后。再去入贅。此時也該去了。他那里多應望着哩。華夫人道。你少時問他。看他是甚主意。剛說得話。元只見生香在后面走來。柔玉小姐問道。相公可曾到樓上來。生香道。相公纔到樓上來了。柔玉小姐因聽得袁太守這一節事。在心要去問蔣青岩。連忙起身。竟往縮春樓來。要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青谿醉客曰。華刺史之待碧烟。可謂知德。世之負心人。不可不讀此。又曰。蔣生當定情之夜。向柔玉所云。數語喜溢肺腑。其餘情事。瞭然。

在月千載而下。想見風流。又曰。韓香一心欲事蔣生。刻之不忘。處之與感。今日竟遂其志。古云有志者事竟成。良非虛語。

第十五回

華小姐催赴揚州約

袁太守重贅狀元郎

詞曰。着急促即行。有个懸眸處。難得傾城性。更賢。今古稀奇事。○為惜女如花。特選乘龍婿。依舊當年醉裡人。想見歡滋味。右調村筭子

話說袁王小姐。正要將袁太守的一節事。問蔣青岩。聽得生香說蔣青岩在樓上連忙起身。望縮春樓來。將出後門。生香悄悄向柔玉小姐說道。適間我同韓姐在樓上撞見相公上樓來。叫我到樓下走。說要和韓香說話。不知說甚麼。小姐決走去聽。看小姐聞言。笑了一笑。曉得蔣青岩要

與韓香叙舊。自己到不好上樓去。要轉回前面。又恐華夫人問他。只得住了脚。坐在近樓一塊太湖石上。讓蔣青岩和韓香完事。一雙眼却望着那縮春樓的前窓。直過了兩頓飯時。終聽得蔣青岩叫生香。柔玉小姐方纔起身到樓上來。正撞着蔣青岩下樓。蔣青岩見柔玉小姐來了。疑是生香去請來的。不好意思。只得咲臉相迎道。聞你在岳母處閒談。不知談些甚麼。我正要來窺聽。不料你就來了。柔玉小姐咲道。我們談的是揚州袁太守之事。蔣青岩聽了這句話。不覺面紅耳赤。半晌無言。只得和柔玉上樓來。對面坐下。說道。那揚州之事。是勢不由己。連日正要相告。又恐你見怪。所以遲疑。柔玉小姐道。相公差矣。相公向日若不依從那袁太守之婚。妾與相公焉有今日。妾非妬婦。頗達情理。相公不必多疑。那袁太守憐才擇婿。

也非惡意。相公須急早去完親。莫那家小姐懸望。將青岩先時只道柔
玉小姐是怪。于今聽了這篇話。深服柔玉小姐之賢。連忙深一揖道。聽
小姐之言。真是古今未有的賢婦。到是我無知人之明了。我與袁太守原
約定在此完親之后。纔去。此時也可去矣。正待與小姐商議前去了。此一
段心事。今既承慨許。我明日便與岳父說知。五七日內動身便了。但我與
小姐新婚未久。未忍遽別。奈何。柔玉小姐道。相公你仍豪傑丈夫。何出此
言。雖新婚未久。此去亦是大事。又非萬里之行。何離別之足道。但望相
公前途保重。餘不足慮。蔣青岩聞柔玉之言。反覺自己多此一箇兒女之
態。柔玉小姐問道。那袁小姐多少年紀。喚甚名字。生得如何。蔣青岩道。他
是八月十五日生。名喚秋蟾。今年十六歲了。人品在小姐和碧烟之下。在

韓香之上。也曾讀書。向在他父親書房中。見他作一首新月詩。人自多情
我又得一快友矣。可喜可喜。相公可記得他。那新月詩麼。蔣青岩道。也還
記得。便念與柔玉小姐聽。柔玉小姐聽了。贊道。清新俊逸。真女中才子。我
不及也。相公此去。須早些帶他到山中來。大家唱和。萬勿文留官署。使妾
懸望。這柔玉小姐。真個難及。不但不妒。且是越說越喜。已不得那秋蟾小
姐立刻就到他跟前。和他相聚。唱酬。兩人商議已定。柔玉小姐偷眼望着
韓香房中。見韓香還在粧臺前整整髻哩。柔玉小姐絕不題起心。下常要叫
蔣青岩收他做個側室。反慮着父母上。恐怕看薄了蔣青岩。所以遲遲有
待。次早蔣青岩梳洗完畢。伊到前廳來。將他要往揚州完親的話。對華刺
史說知。華刺史道。正是此事。也不宜太遲了。恐袁太守只道是小女不賢。

忙叫書僮取曆日過來替將青岩看起身的日子。看了一回。說道。后日廿六日。是出行吉日。賢婿就起身罷。將青岩連應諾。張澄江和顧羅仙兩人。也道他要回去省母。華刺史也許了。當日各人收拾行李。到廿六日飯后。各坐了大轎。一齊起身。話分兩頭。且說那袁太守。自將青岩別后。時相念一日公事稍暇。坐在書房中看書。忽然搬出秋蟾小姐的新月詩來。見那詩后。又添一旨詩。字跡與小姐的全不相同。再看那詩。却也做得和小姐的不相上下。就是和韻之作。袁太守甚是驚訝。忙喚書僮來問道。我這書房中。曾有何人進來。書僮道。沒有。袁太守罵道。好胡說。小姐這詩箋上。明是甚人和一首詩在上面。怎說沒有。書僮道。是了。是了。是向日那結命在街中等候老翁之時。偶然到此。他在書中看見和在上面的袁太

守方纔釋然。心中喜道。原來蔣生也有這等高才。真可謂才子兩全了。便是我女孩兒這般才學。也該叫他曉得。忙擎着這詩箋。走到秋蟾小姐房內。將詩箋遞與他道。孩兒這是你新入詩。后面不知是何人和了一首在上。你看他做得如何。秋蟾小姐聞言道。孩兒的詩在父親書房中。怎得有人看見。袁太守道。你且看這詩。做得可好。我再對你說這和詩的人便了。秋蟾小姐將那詩細細看了。果做得好。說道。此詩下筆風流。命詞大雅。句是新月。非名手不能。袁太守笑道。我兒好眼睛。這便是那蔣家郎君做的。夫人在旁問道。蔣家郎君在那里看見。幾時和的。袁太守便將書僮之言對夫人說知。夫人道。我向見蔣家郎君的人品不凡。也料他定有大才。不想果然可喜。秋蟾小姐聽說。心中也暗歡喜。將這詩箋收

入袖中。袁太守同夫人走到中堂。屈指一算。向夫人道。蔣家郎君已去四個月。此時想已到華家完過親了。我們也須備辦牲禮。恐也來到夫人道。老爺此言有理。何不敢過筆硯來將所要的物外。開出一篇帳來。急早備辦。至于一切金珠首飾之類。都是有的。不必費力。袁太守聞言。正要叫了頭去取筆硯。忽聽得外面傳。書僮捧進一本殿試錄來。稟道。這是京中來的一本殿試錄。送報人送來的。袁太守一時忘却了。驚忙道。今歲又非大科年分。那得有殿試錄。忽然想起來。是了是了。這是前日奉旨選用舊紳子弟的試錄。連忙開看。只見一甲第一名是蔣嘉。建康府人。袁太守大驚。向夫人道。奇哉奇哉。蔣家郎君竟中了狀元。夫人也驚訝道。只怕未必是他。向時不曾說他要進京的話。袁太守道。怎麼不是他。世上那有同

名同姓。又同府的。真他當日在此起身之時。那要他們舊紳子弟進京。應試的旨意。还未下。想是後來在逮康見了旨意。起身去的。此時料已入翰林。正在京中哩。他就要告假歸娶。也要到秋間。夫人聞言。喜出非常。忙去報與秋蟾小姐知道。秋蟾小姐聞之。暗慶幸。輕綃和岫雲兩個丫頭。及衙內大小。都來向小姐賀喜。袁太守心中喜甚。當下走出后堂。傳進那送報的人來。當面說道。這纔那殿試錄上的蔣狀元。是本府的姑爺。你們報房中。也該先來報喜。那送報人聞言。忙叩頭道。小人們不知。容明日再來補報便了。袁太守道。你明日來報。本府自有賞錢。那送報人領命去了。這是袁太守要人知道。蔣狀元是他的女婿。以防蔣言日若背盟之意。果然次日絕早。那報房中派了四個人。買了一張雙紅大紙。上寫道。

捷報

本府太翁 貴姑老爺蔣諱巖

殿試一甲第一名

欽授翰林院修撰

京報人 高元 黃甲

賀相 宮保

這四人擎了這張報單。一齊報到府堂上來。正值袁太守早堂。見這四人來報喜。便分付將報單貼在大堂上。賞了報子十兩喜錢。當時衙門中人及同寅各官。都曉得了。齊來恭賀。不數日。揚州城內城外。人人。都說太翁的女婿中了狀元。那同寅的各官。及揚州的士紳。因此在太守面上。愈加奉奉。袁太守十分快意。竭力備辦嫁裝。俟蔣青岩來完親。光陰荏苒。不覺暑退涼生。金風動扇。早是八月下旬了。忽有杭州司李。是袁太守的舊

交任滿。欽取進京。打揚州經過。來拜望袁太守。袁太守偶然問道。老年是在任時。可知有個蔣生。字青岩的。在湖上住麼。那司李道。曉得此人。是個少年真名。今已中了狀元。半月前奉旨歸娶。在湖上住了幾日。小弟去相會過。後來又到紹興去了。袁太守聞得此言。打發那司李去了。即便進衙與夫人說知。要差人去賀蔣青岩。商量已定。當下脩了一封書。備了一分極豐厚整齊的賀禮。次日差四個家人。前往蔣青岩身邊去。就將書札交付四人。賞他二十兩盤纏。分付道。你們四人。星夜到西湖上蔣姑爺家去。我聞蔣姑爺已往紹興。你四人可要出家。下一个院子。引你四人同到紹興。尋蔣姑爺。將書札交與。候蔣姑爺同來。作速前去。不可有悞。四人領命。即刻起身去了。俟下不題。再說蔣青岩和張澄江。顧曜仙三人。自山中

起身四日便到了杭州。張顧二人各自分頭回家去了。蔣青岩也回到家
中。家中大小都來叩見。次日府縣各官聞他三人完現回來都是賀喜第
三日蔣青岩早去問候張顧兩家的老夫人便約了張澄江顧躍仙兩人
一齊出城同到靈隱寺去拜謝自觀和尚。到了寺中眾僧都來迎接。蔣
岩問道你自觀大師一向安隱麼。眾僧齊答應道自觀大師已圓寂過
了。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聞言一齊驚訝道是幾時圓寂的。誰人是他的
付法眾僧道是八月八日午時圓寂的。交付法的就是大師向日的那個
沙彌。蔣青岩道快請那沙彌相會。內中一僧連忙去請不一會那沙彌到
來了。蔣青岩等三人細看那沙彌就是向日在山門外邀也三人進去吃
茶的那沙彌也認得他三人便上前門託蔣青岩等三人一齊起身見禮

那沙彌道先師限滿西歸。知三位居士功成名遂必過荒山。留下十六字
分付小僧。連上說罷。便向袖中取出一條紙兒來。遞與蔣青岩等三人。他
三人接到手中。展開同看。那紙條上寫着四言四句。

三鳳重來。

老僧西去。

后事人人。

勿忘初志。

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看罷。不勝驚嘆。向那沙彌說道。秘輩三人
向蒙令先師指示。果然句句應驗。事！完成。今日特來拜謝大德。不料竟
爾西歸。令人追感不盡。先師教言。自當佩誦。但不知令先師塔在何處。敢
煩指引前去一拜。沙彌道先師塔院就在后山。三位請行。小僧引道。蔣青
岩等三人一齊起身。同着沙彌來到自觀和尚塔前。三人一齊拜倒。那沙
彌也在旁答拜。畢。轉到大殿上來。那眾僧早已擺設下一棹齋整茶菓

那沙弥陪蔣青岩等三人吃了一會。蔣青岩叫沙弥取過緣簿來。他三人各寫了一千兩布施脩蓋大殿。以報自現和尚之德。寫完了。三人作別。起身轉到湖上。蔣青岩拉張顧二人同到家中擺出酒來。三人同飲。席間將自現和尚的遺言取出細看。曉得其中的意思。是教他三人拏定主意。不要做官。三人又嘆息感念。一回張澄江顧躍仙因問蔣青岩。何日往揚州。蔣青岩道。三日之內也就要起身了。小弟還有一嘗煩兩兄回山中之時。致與岳父張顧二人道。有兄行時。小弟二人還要來奉餞。回來好吃喜酒。說罷。又飲幾杯。方纔別去。蔣青岩送他二人去了。轉到所上。只見外面走進四個人來。一齊向蔣青岩叩頭道。家老爺多拜。上姑爺開始命中了。左一茶歸侍差小人們前來恭賀。有書禮在此。蔣青岩聽這四個人

口稱姑爺。料是袁太守差來的。忙叫取書來看。這四個人連忙將書札一齊呈上。蔣青岩折開書信看了。分付左右將禮物收下。說道。我正要到你老爺任上來完成大事。不料又勞你們遠來。你們可到外面休息一二日。和我同去。又分付厨下脩酒飯待他四人。此時已是十月初二日。到初四日。杭州太守送了一隻大座船來。蔣青岩分付打掃將行李搬上去。晚間張澄江和顧躍仙同備了盛席。催了一隻太湖船在湖中飲。到半夜回到蔣青岩家宿了。次早蔣青岩忙寫了一書留寄華刺史。他三人方纔分別。初六日絕早。蔣青岩上船。頭上依舊打了状元及第。素肯歸娶的四面金字牌。當日開船。一路上吹打。好生熱鬧。正是

一路鼓吹驚水族。

兩牌金字感皇恩。

路上因是船大，行了十二日，纔到揚州。那袁家的四个家人齊去報與袁太守袁太守甚喜，忙送酒席下程。只因吉期將近，翁婿間不便拜謁，將青岩的座船就住在揚州，鈔關門外馬頭上。此時已是十月中旬了。擇下十二日行過，大祀到袁太守衙中去。袁太守也擇下十月二十八日，午後隨將吉期報與蔣青岩，蔣青岩打點精神，專候入贅。到了二十八日，午後蔣青岩先在船上香湯沐浴，換了吉服，單等去做新郎。到上燈時候，只聽得崖上鼓樂之聲，漸漸相近，爆竹連天花燈映水，就像來取親的一般。一齊到座船上來迎接蔣青岩，蔣青岩隨即上了大轎，前擺了全付職事，竟望袁太守衙中來。這日袁太守衙中有許多官紳接親，從大門鋪紅結綵，直接着內衙，兩邊燈光照耀，如同白晝。袁太守也是吉服，同名官坐

在后堂等候。不一會蔣青岩的轎到了。袁太守忙走到轎前，請蔣青岩下了轎，旁邊四个官嫖掛紅插花，將蔣青岩送入衙內，蒙了頭套，各持花燭相迎。竟送蔣青岩到秋蟾小姐洞房中來。成合巹之禮。袁太守在外面陪各官看戲飲酒。飲不多時，各官散去。單說蔣青岩和秋蟾小姐此時合巹已畢。這夜蔣青岩清醒，不比向時沉醉在花燭之下。細看那秋蟾小姐，若無柔玉小姐和碧烟兩人在上，也笑得世間有一無二之容貌了。心中之喜，真不說不出來。聽得外面人聲，便起身將洞房門兒拴了，擎出那軟款溫柔的手段，憐香惜玉的工夫，將秋蟾小姐抱入羅幃，輕採花蔬，細驗腥紅，兩人成就鴛鴦交，好生快樂。真有詩為証。

新人原是舊新人。

曾到桃原未問津。

今日重來花正好。

三生石上有前因。

二人恩情美滿。次日起來，雙雙出來拜了袁太守夫婦。那袁太守夫婦見女兒女婿才貌相當，喜得心花都開。外面慶賀的鄉紳士夫及現白上下各官絡繹不絕，一連幾日。大開喜筵，稍得閒暇，又去拜謝這些官宦。那塔二人一連忙了半月，方得清閒。此時已是十一月中旬一日，初雪。袁太守正同蔣青岩在衙賞雪，外面忽然報進來，報袁太守陞了京兆命。已下了蔣青岩忙向袁太守恭喜。袁太守反覺快，不樂。蔣青岩問道：岳父高陞，理當歡慶，何以不樂？袁太守道：不佞所以悵然之故，非為迂陞。只因小女初事君子，料不能同去。一時難割捨耳。蔣青岩道：后面日子正長，相見有日，不必深慮。第二日，又聽得新太守是蘇州司馬，不日就到。袁太守只得匆匆收拾，移到察院中居住。等候交代，讓出衙門修理不題。却說蔣青岩偶然想起沈蘭英，要去探望他。又碍着自己，于今是一位官長，不比當日做書生之時，不便去得。只得悄悄喚得伴雲，分付道：你到晚間，可到我向時看燈的那樓下去，站立在左右探望。若遇看向日夜間到瓊花觀來請我的了頭，他名喚宜春，你可招他到無人之處，道我是蔣相公家中來的。問你家蘭娘近日安否。他若問我在那里，你道我在蘇州，特遣你來問候他的。討个的信來回我。伴雲領命。到晚間果然走到那樓下，只見門內有幾個男婦站立，却不見那宜春了頭。等了半會，男婦都進去了。將門半掩，伴雲心焦欲回去。又恐主人見，只見只得坐在對門一个小酒店中，一邊吃酒，一邊張望。忽見這酒店中當爐的一个年少婦人，正像宜春那婦人也。

連偷着伴雲伴雲心中想道我們離揚州不上九個月怎在這宜春
嫁了人只怕看錯了再定睛細看的確是宜春一毫不差伴雲隨即
到櫃上會銀那婦人拏過鏰子來秤銀子伴雲見左右無个故意問道
門宅子裡个宜春姐怎生不見出來那婦人道客人你問他做甚伴雲假
說道他家蘭娘是我的表姊我出外多年今日回家特來問他一个信息
那婦人笑道客人你休哄我便是宜春我認得你是向日那建康府蔣
相公家的大叔你敢是蔣相公差來問候俺蘭娘的麼伴雲也笑道正是
我看娘子也甚像宜春姐原來正是請問宜春姐是幾時恭喜嫁出來的
于今蘭娘安否宜春道可憐我與蘭娘的事說來話長俺蘭娘自你家相
公別後時時想念不多日子便得了个虛弱之症剛一百日正是六月

初十天歿了臨落氣之時還連叫了几声蔣相公那時俺家老令已從
京中回來先見蘭娘病危十分傷痛及至聽得他叫蔣相公家老令便疑
心起來把蘭娘叫了殯殮將我幾番拷打問蔣相公是誰說我一定曉得
幸我支吾得好八月間將我買與這張杏官填房我只道你相公已忘却
我蘭娘了誰知還來問他真是有情人于今你相公在那單伴雲道我相
公在蘇州特着我來問候不料他已作古人可嘆可嘆伴雲當下秤了酒
錢別了宜春忙來回覆蔣青岩聞言暗感傷分付伴雲悄悄買
了些紙錢自己同到衙內空地上低低喚着沈蘭英的名兒燒化了正是
一陌紙錢雙淚濕
低聲細語喚蘭英
不數日新太守到任袁太守去交代明白未知何時進京再聽下回分解

青谿醉客曰。柔王之賢。古今未有。可作世間姑婦一劑良藥。難得難得。蔣生是何前因。乃有此福。又曰。三教聖人。同具憐才愛士之心。如自觀和堂之子。蔣生等三人。真可謂始終接引。惟有一種假道學。開口毀謗佛老。以為非。此不成道學之多。而不知宣尼亦曰。西方有聖人焉。又曰。老子其猶龍乎。究竟這班假道學。自己的肝腸。無刻不是好盜詐偽。念人利己。可恨可殺。

第十六回

大美共歸金馬客

衆賢同隱苧蘿山

詞曰。當年桃李下。遇娉婷。立回橋。流水蕩。多情蝴蝶。此時無計報

深恩。王堂金馬。盡都配絕世傾城。喜知音。攜手山中約。薄虛名

羨丹砂服食長生。金魚紫綬。由來孤負了初心。何如丘壑。少塵事。理

亂無聞。

右調金人捧玉盤。

話說袁太守將一切舊事交代明白。打點從陸路進京到任。上下各官都來祖餞。袁太守也無心赴席。夫婦二人終日同女兒女婿。晝暝不捨。又迂延了幾日。已是十二月了。此時秋蟾小姐已做過滿月。袁太守只得要起身。看了本月初十日。是登程吉日。頭兩日。驛轎夫馬俱已齊備。初十日已刻起馬。蔣青岩和秋蟾小姐。直送到三十里外。方纔酒饌。而別不說袁太守進京。再表蔣青岩和秋蟾小姐。轉回了院中。隨即寫了一隻座船。行了十來日。到了杭州。領了秋蟾小姐到家中。拜過家廟。因恐柔玉小姐和碧州等懸望。刻不停留。帶了幾房家人媳婦。隨即同秋蟾小姐起身。往苧蘿

山去。行不數日。到了山中。先打發半雲和院子。前去報知華刺史夫婦和柔玉小姐。隨後緩。來到華家。秋蟾小姐先拜見了。華刺史夫婦。後與柔玉小姐及碧烟二人見禮。從此就分了次叙。柔玉小姐第一。秋蟾小姐次之。碧烟又次之。見禮已畢。總是掌珠步蓮二位小姐過來。和秋蟾小姐行賓主之禮。此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以已轉回山中來了。都在外面與蔣青岩。叙寒溫道。恭喜華刺史分付厨下備辦喜筵。內外歡飲。柔玉小姐在席間燈下。細看秋蟾小姐。生得容貌超群。一向知他的才學。常時在家。同碧烟韓香兩人談說。碧烟和韓香兩人。也巴不得與秋蟾小姐相會。今日見了。大慰懷想。這秋蟾小姐。見柔玉小姐姊妹及碧烟的姿色。自愧不如也。知柔玉小姐姊妹和碧烟。都是女中才子。心中甚是歡羨。當夜酒散。柔玉小姐分付家人媳婦。替韓香將床帳箱籠。移到樓下的房裡安宿。讓右邊的房與秋蟾小姐。這夜蔣青岩少不得在柔玉小姐房中歇宿。兩人叙舊。真是新婚不如遠歸。兩人極盡綢繆繆繆之情。今夜輪到與秋蟾青岩真个應接不暇。次日秋蟾小姐看見韓香。見她眼止與婢子不同。細問柔玉小姐。方知韓香將來也是蔣青岩要娶做小。是的。當日也與韓香叙了一個大小之禮。果然半月后。蔣青岩又收起韓香。做了第四。從此柔玉小姐。和碧烟韓香。大小四人。就如一母所生的一般。同心合氣。共事蔣青岩。彼此絕無一毫嫌隙。蔣青岩也有大小絕不厚比薄彼。那秋蟾小姐。感柔玉小姐待他情厚。他也十分敬重。華刺史和華夫人。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樣。和掌珠步蓮二位小姐。也往來得甚親密。華刺史夫

婦見秋蟾小姐有才有德甚是愛他視如己女。蔣青岩夫婦妻妾五個同到花前月下互相唱和。彙成卷帙。有詩一首。美蔣青岩的快樂。詩道。

名花簇擁玉堂人。

月白花香笑語親。

夫婦齊眉吟却靈。

小星携手賦陽春。

千秋想像誰能及。

絕代風流孰與倫。

天上也應無此樂。

蔣生端自有良因。

蔣青岩本來無意功名不得已中了狀元。于今受着這般快樂。一發把功名二字看做糟粕。又且見自觀和尚的遺訓。教他勿忘初志。也是不要他做官的意思。因此決意不仕。終日除了閨中之樂。便與華刺史張澄江顧

三人。究論古今。或尋幽覽勝。悅如世外神仙。張顧二人也覺功名無味。便知蔣青岩訂了同隱之盟。一日庭前獵獮。盛開華刺史備了酒席。約

三個女婿同賞正飲酒間。門上人來傳道。門外有一個老翁道。他從京中來訪老爺。和三位姑老爺。蔣青岩道。這一定是李半仙來了。華刺史和張澄江顧躍仙一齊都道。料必是他。公婿四人連忙起身迎將出來。果然。是李半仙。后兩跟了兩個黃髮村童。挑了兩担行李。絕不似當日在京中的氣象。華刺史公婿四人相見大喜。一齊携手進廝叙。禮看坐。獻茶已畢。華刺史同三個女婿先向李半仙謝了一回。借德又叙了一回。閒濶。然後分付院子將李半日的行李。送到園中大士堂安置。從新換了酒席。替李半仙接風。飲酒中間。華刺史問道。那楊老兒怎言放先生遠來。李半仙道。影拙與楊公。雖是前緣。亦有定數。于今緣數將及。老拙一辭再拜。他也就見

允。若待緣數已盡之后。令他辭我便見。華利也聽了李半仙這段話。着寔敬服。又問及京中近事。李半仙道。近事一發難問了。那老一輩的。文武雖還有幾個。却漸都是退時的人了。楊公雖在朝。却又老邁顛倒。其餘新得志的。那一班文武。都是怕死愛財的。至于那些失節的前朝舊紳。一發無恥喪心。且東官相貌。必係將來定非守成之主。這隋家的天下。恐未必久長。蔣青岩嘆道。得之易失之亦易。自古皆然。只可恨我們一時失脚墮入污泥之中。悔無及矣。主客五人。說了一回。又飲一回。直至二鼓。李半仙不勝酒力。華刺史叫院子打燈籠。同三個女塔親送李半仙到大士堂內去。這大士堂。是華刺史夫婦求子之所。堂內供的是白衣大士。堂花園左角。絕不用一毫雕兩料飾。甚是潔淨幽雅。他翁婿四人。直候李半

仙罷了。又派四個院子。在此輪班上宿服事。然后回到廳上。和三個女塔商議道。半仙到此。老夫心下甚喜。要替他蓋一個茅庵。使他決心終老。以報其德。我想這山中。人跡罕到。此靜室。還幽僻些。不若竟將那大士堂。分作一邊。另開一門。讓他靜養。一切薪水動用。都在我家內俱應料。也不讓尋常菴院。三位賢婿以為如何。蔣青岩等三人道。此事甚妙。待小婿明日。將岳父此意。對他說看。他肯否。當夜不題。次日早。華刺史梳洗完畢。同三個女婿齊來。望李半仙說話之間。蔣青岩道。將華刺史之意。與李半仙知道。李半仙甚喜道。此處最妙。若拙魯有一小茅庵。與此處無異。極當領受。但恐攪擾不便。華刺史道。恩兄說那里話。當日老夫在京中。若非恩兄相救。此處今日不知已屬何人。此皆恩兄所賜。何必多言。老夫正要借此

領教說罷，即分付院子叫匠人，將大士堂砌隔一壁，另開一門向西，不數日完成。華刺史題一扁在壁上，曰：報德隱居。從此華刺史終日與李半仙講究內養的工夫。後來連華夫人都拜李半仙為師。果然李半仙的內養傳自異人，真能延年却病。蔣青岩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常時得他指不氣色事，俱驗。李半仙道：蔣青岩相中有五子，張澄江有兩子，兩女，顧躍仙有三子，三位之內，蔣青岩先應驗了。柔玉小姐、秋蟾小姐、碧烟各生一子，到是韓香生兩子，五子之中，到是韓香的居長。掌珠、步蓮二位小姐，后來的兒女，都各如其數。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愈服李半仙相法之神。一日蔣青岩和華刺史同過大士堂，與半仙閒坐談及修養工夫。蔣青岩也甚在過中，與李半仙多相契合。李半仙驚道：先生幼讀儒書，這節事，何以得知？蔣青岩笑道：先生差矣，從來真正學者，三教九流諸子百家，何書不讀，何事不講。學生雖不及古人，然世間一切所有之書，未讀者亦少。李半仙道：先生真天人也。使遇漢文之主，又當在賈生之上矣。華刺史聽蔣青岩說及讀書，因問道：老夫向日見令先尊，藏書最多，今想都在湖上，何不著人取來，待老夫閒時看。蔣青岩道：先君藏書頗多，安敢以此來，獨此幸未遭兵火之厄。小婿一向也有此意，明日即遣人去載來。次日蔣青岩果然寫了諭帖，差伴雲和向日請身，一個院子，兩人同到湖上去裝載書冊，分付將諭帖抄與家中等事的老僕，賞了盤纏，伴雲和院子領命去。不半月，便將書冊及行裝，派人山來，了約有十餘車。真不是換幾萬卷，不讓南面百城。這日是張澄江生日，請華刺史、蔣青岩、顧躍仙、李半

仙四人同在東書院飲酒。聞得書籍到了。正要起身到廳上去省。只見那
裝書員藉來的院子。將一條麻繩拴了兩個人。那雲又拴了一個人。那拴的
兩人。一個頭上歪戴破矮方巾。一個反戴破頭巾。身上各披看兩塊破舊
赤脚爛鞋。伴雲拴的一個人。身穿破衫破褲。菲刺史和李半仙張澄江。便
羅仙四人。都不知就裡。只有蔣青岩。足踏志。那兩人一看驚訝道。他是脫
太虛邦子玄。那兩個騙賊。你們在那里捉獲得來。院子道。在紹興城外。等
住的。聞得紹興人說他兩個在他縣。只做騙局。不料反被他紹興人。將他
行李衣物腰纏。一騙精空。在城外計飯。沒人捨與他。飢寒不能走動。却被
小人拏住。蔣青岩聞言不覺大笑道。好利害。紹興人比騙賊更狠。菲刺史
等四人聽得。方知他兩人就是脫邦兩個騙賊也。笑道。久聞他二公大名。

帶上前來。待我們識。他的尊面。院子果然。上來華刺史等。大家起
那脫邦二騙賊。面瘦如鬼。僅有一絲餘氣。不能言語。蔣青岩此時到動了
謝隱之心。向院子道。他既然如此。形狀不學他來也罷。罷。只不曾問他向日
在金剛殿下。遇見的那女子。畢竟是誰。院子道。小人們曾問他來。他道是
他兩人在閭門聘來的一個小粉頭。將青岩道。原來如此。又問伴雲拴着
的是甚人。院子道。他是脫太虛的義子。脫風。就是在浴室內騙小人的。蔣
青岩道。我原料他是此一騙的文。果然不差。他三個騙賊。于今既已惡
貫滿盈。天報已至。我也不必治他。你二人可送他到十里之外。讓他們生
死自去。速速回來。收拾書籍。不可多事。華刺史李半仙張澄江。都
道。蔣青岩處分得極是。伴雲和院子。只得遵命。送那三個騙賊出山去。

不多時轉來回覆。然後同家書進院子。將書籍名單查明。搬到后園集古軒中安放。不數日有人從山外來說。山外有三個人齊。餓死蔣青岩。知是那三個騙賊。到嘆息了幾聲。丟過一邊。再說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陡覺精神恍惚。寐不安。兩人猜疑不知王何吉凶。正要同去。煩李半仙看氣色。只見他兩家的家人都從杭州到了。蔣家也有人同來。蔣青岩張澄江顧躍仙三人。都一齊問家信。張家顧家的家人道他兩家的老夫人都抱恙在身。請張澄江顧躍仙回去。張顧二人聞言心中驚懼都要急。回家延醫調治。蔣家的院子道袁老爺差一個管家到我家說有要緊的書信寄與老爺。要小人領他來。管家在外將青岩以傳。那管家進來。那管家的院子走進廳來。向蔣青岩即日頭雙手將管信呈上。蔣青岩拆書細看。方知薛捨虎曰死吏官絀父自立。改元大業。任用奸邪。哀太守因世曹死了。失了墻壁。已經罷官。夫婦二人在京。思念女兒。要托蔣青岩替他在這山中尋覓一所房屋。他也要到山中來居住。以便和女兒來往。蔣青岩將這書送與華刺史。看華刺史看了。嘆道。細常論理。奈滅君盡此是何等世界。真令人自危。我門這般。子休要輕視。蔣青岩也嘆息了一回。帶這袁家的院子去見秋蟾小姐。小姐問過父母的平安消息。又見書信上說也要到這山中來住。心下甚喜。便催蔣青岩去尋覓一所房屋。蔣青岩道。這山中除了華家岳父這所房子。此外並無第二所。除非一山外尋覓秋蟾小姐道這也無妨。只要近。蔣青岩便到前邊來。和華刺史商議。華刺史道。山外到有一所大庄院。到也近。只恐袁老先生要離梁西棟。

方知薛捨虎曰死吏官絀父自立。改元大業。任用奸邪。哀太守因世曹死了。失了墻壁。已經罷官。夫婦二人在京。思念女兒。要托蔣青岩替他在這山中尋覓一所房屋。他也要到山中來居住。以便和女兒來往。蔣青岩將這書送與華刺史。看華刺史看了。嘆道。細常論理。奈滅君盡此是何等世界。真令人自危。我門這般。子休要輕視。蔣青岩也嘆息了一回。帶這袁家的院子去見秋蟾小姐。小姐問過父母的平安消息。又見書信上說也要到這山中來住。心下甚喜。便催蔣青岩去尋覓一所房屋。蔣青岩道。這山中除了華家岳父這所房子。此外並無第二所。除非一山外尋覓秋蟾小姐道這也無妨。只要近。蔣青岩便到前邊來。和華刺史商議。華刺史道。山外到有一所大庄院。到也近。只恐袁老先生要離梁西棟。

這却没有蔣青岩道。他們西人。到已不論既有這所庄院。却甚好。但不知是誰家的。要多少銀子。華刺史道。那所庄院。定个姓劉的。去豪家的。我一向聽得。他要八百兩銀子。離此處。只有十里之遙。若要看時。我着人跟隨。賢婿去。蔣青岩道。如此甚好。華刺史即忙分付兩個院子。蔣青岩坐了一兩。人小驕。竟往劉家。主院上去。暫且撥下。再說張澄江和顧躍仙。一人開得。母親有恙。急要回。又想人家生兒娶婦。理當奉公婆的湯菜。且自招。親以來。尚未廟見。當日岳父母曾說。三年兩載。憑我們帶去。于今已有三年了。張顧二人暗中商議。一回。兩人各去。與小姐說。知兩位小姐都道。媳婦侍奉湯藥。理所當然。相公但去。與我爹娘說明。我自當同去。張顧二人忙將此意來。請教華刺史和華夫人。華刺史夫婦聞言。心下雖然舍不

得女兒。見他二人說的是正禮。不好却他。且當日有言在先。只得道。既然二位老親。母有恙。小女札當同去。侍奉湯藥。我兩人豈有他說。只望二位賢婿。待兩位親母病愈之后。還同小女來住。我兩老人無子。所娛日前。冀身者。僅此三女。張澄江顧躍仙二人道。此事何勞分付。若家田病愈之后。少不得帶今。爰來此居住。于今就回去時也。只各帶此隨身要房之物。其家都仍舊封鎖在各房。以待重來。華刺史和夫人都道。如此極好。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正說話間。蔣青岩看過房子。回來向華刺史道。房子甚好。價銀一百兩。明日便去成事。說罷。聽得張顧二人要回去奉母也。道該得此。是大業元年。三月初九日。張顧二人見丈人丈母。都依了。忙去擇了本月十一日起身。當日便去。收拾隨身用物。及僱驢馬沙日。

將青岩親自帶了銀子去將那白子買了。到晚間華刺史酒替張而
个女婿。行華夫人也在內堂替掌珠步蓮二位小姐惜別母女十分
捨當夜無言。次早張澄江顧躍仙二人一齊帶了家眷起身。華刺史
及柔玉小姐都和掌珠步蓮二位小姐洒泊而別。青岩也寫了回書
發袁家院子回京去了。光陰忽轉眼間便是四個月。袁太守與華家
來了便住在那所庄院之內。蔣青岩和秋蟾小姐連忙同去省問華刺史
和袁太守也彼此拜望請酒一番。柔玉小姐和碧烟韓香都去拜見那袁
太守夫婦。袁太守夫婦都極感謝柔玉小姐的資德。自此通家往來。秋蟾
小姐時常到袁太守家中去住。話分兩頭。却說張澄江和顧躍仙兩家的
母親一个是本年七月破了。一个是本年九月破了。兩處的訃音報到華

刺尹和蔣青岩兩處來。華刺史和蔣青岩同舉人致吊上祭。張澄江和顧
躍仙二人同二位小姐都竭尽了媳之職。回省三年孝服已滿。張澄江和
顧躍仙兩人都將母親葬了。一同挈家來到山中居住。蔣青岩和張澄江
顧躍仙三人同事華刺史夫婦如同父母一樣。華刺史夫婦甚是感激。歡
喜。老景無憂。他聯襟三人也如同同胞兄弟一樣親熱。內外大小和氣。諷
然其可謂亂世三賢家叔。麟鳳華刺史夫婦直活到八十之外。無疾而終。
家要分作三分。與三位小姐李半仙年至九十五歲見雙鶴下降端坐而
逝。袁太守夫婦也都壽至七十。其兩子後來皆出任官至七品。蔣青岩和
張澄江顧躍仙三人年過四十。須絕慾。修真分付家人院子。不得再老。
后皆壽登九十。眼見四世。唐太宗屢徵不起。臨終時俱見上帝。對言相

各聚子孫分仕道。死后止用布衣瓦棺。木主上不得寫官銜。恐無面目。先人柔王。秋蟾掌珠步蓮四位小姐。及碧烟韓香。皆壽至古稀。臨終時或聽空中仙樂。或聞鶴鳴。先后去世。蔣青岩五子俱登進士。張澄江顧躍仙兩人之子。后得貴顯。張澄江二女。一嫁蔣青岩次子。一嫁顧躍仙長子。三姓世。婚姻不絕。至元時不知移住何處。后人有詩一首。紹此勝事。詩道史筆多遺事。千秋竟失傳。孤臣亡國淚。才子異鄉緣。蝴蝶殊難報。鴛鴦豈羨仙。惡風吹未散。明月喜重圓。已驗禪僧偈。真多淑女賢。名花園玉樹。生苑勝金鞍。至梁人間盡。高名世外傳。偶然成獨賞。不朽待如緣。青谿醉客曰。尺生之子。佳人原有一定的配合。是真正才子。自然與他

一个真正佳人。造化一絲不苟。雖山川隔絕。道路迢遙。也少不得百方指引。如自觀和尚與蝴蝶是也。若夫晉梁子弟與商賈之兒。屠販之子。不自引鏡自照。視其妍醜。清夜自思。量其愚智。而乃忘以村筋俗骨。濁種庸胎。求得真正佳人。萬不能也。即偶爾僥倖得之。亦必有變身破家之禍。慎之慎之。蔣生張生顧生。皆曠世才也。則以柔玉掌珠步蓮。三國色配之。又因三人之中。蔣生更勝。復補之以秋蟾碧烟韓香。以稱其才。而滿其分。天之待才人。誠厚矣。假令蔣生等三人。少年輕薄。妄作逞示。邪淫無忌。則天又有妙算。

又曰。華刺史為人忠純仁厚。所以生三賢。女得二賢。增愚福。即解一考。今終。李半仙因權行善。知足知戒。真術中聖。貞即不修。養亦應仙。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

去雙鶴來迎。此報是當生。生乎生賜。人品表。英倫。父臨終。囑
 孫教語的是真忠大孝。千百世而下。令人景仰。死后定是修文館白
 玉樓中人。上帝之名宜矣。張生顧生能依其求先步。其后塵亦偉又
 夫也。柔王秋蟾碧烟。韓香。四人之賢德之色。之才之情。古今無二使
 為人臣者。如此四人之事。夫以事其君。則天下未有不及三代之治
 者。一敬可敬。袁太守雖太剛而能廉。失勢而能退。亦一達人也。若脫
 太虛邦子立之徒。飢死道旁。狗食其肉。好小之報。豈不昭々哉。春風
 面一書。可謂功於造化。讀者當勿忍諸

蝴蝶媒卷之四終



此書刊本頗多。積經堂刊本。十行二十八字。四友堂刊本。十二行二十八
 字。此亦十行。行二十八字。題本堂藏板。古字皆不缺。筆則出當在
 順治間。又有一本。行款與此皆同。惟字體不及此。規矩。或是甲乙翻刻
 而成。

甲申十二月三十日

如識



